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六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河東集

沛國漢原廟銘　三銘皆當時體

昔在帝堯云云　發端本典引來在後人若此牽合尤無謂

又俾九臣之後　九作元

且夫以斷蛇之威以下　言今日亦非遂無功德

羣蛇輔龍四語　倒敘變換有義意

以翊天門　翊作羾較勝

塗山銘　如此文豈可並存以為大圭之玷

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至商周讓德焉　論至卑淺不根

是以周穆遐追遺法　周穆即可以比禹乎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似蔡伯喈其體則表忠觀碑文

所由也

武岡銘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　兵素不練又無先聲而偏師別乇未有不往遺之禽者也

兗渠同惡革面向化　嚴緩攘公綽之功而史仍之賴此文而後世猶有考也以退之與公綽書觀之非私其族人而為者

以示我子孫億萬年　億上有彌字

井銘　古直

舜禹之事嚮者丕若曰至其事則信　亦小巧

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四句　文法頗晦理有所短也三載遏密其果忘堯乎以鄙語後為新奇而反謂經言非實録亦可憫笑

而堯隤然聾其聰至加少矣　此直小兒語也

宦董衣陶之賊生人盈矣　宦董衣陶成一語乎

謗譽　此二篇頗可觀乃法韓李者其不出柳子決也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　猶字不如作彌字

然而世之人鬨而大惑至在上而必彰也　似可已

咸宜　爽朗

鞭賈其賈宜五十　宜作直

其節朽黑而無文　文下有材字

以求賈技于朝　朝下有者字　此文何味之有不作也可

吏商　此文與謗譽二篇亦相類㦯非柳所作

以故貶吏相逐于道　貶作敗

何以利為也　利下有教字

東海若　是其永州擬莊之作

毛穎傳後題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于世歟　之字作以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起五行甚有筆力

與文物以受方國　與字未詳

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至咸以為榮　因其書而并及其祖宗兄弟之美此古人作序正體

瑾字封叔　此下太煩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發端本荀仲豫

合而為史　史下有記字

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　李于義字為讀

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六句　點染類字然似少味

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　文莫盛于周降而諸子屈宋

其變盡矣漢氏得其緒耳何謂野乎

貞元間文章特甚至末　李云一結即得孟堅筆意

序後復系一序文之變體從史書中來

揚評事文集後序　後序故起處但述其制作所詣此篇多法藝文志以為詞然稍濬彥和而清之爾未及于古也

濮陽吳君文集序武陵又論次誌傳至末　已有此故可與王文憲集序之體異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雖古猶今也　今作乏　此作無所取

送崔羣序稟至和之至者　作稟和氣

令將寧覲東周　告寧漢分吉凶寧覲二字後人不可襲用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為壯夫捧腹　捧腹句是當時語未刮磨者　此篇似符載得意文

送辛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當時體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如此作宜從削略矣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早歲文之最雅潔者

送班孝廉序相國馮翊王公　送嚴公貺下第序但云馮翊公則王字衍　此序宜削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溫凊奉引之隙　凊與清古字通用　此序即步趨梁補闕之徒所以淺薄柳子少年不先沉浸于經而遽為幅尺所限永州以後始開廣矣

送豆盧膺序而恒以幼孤　幼孤疑作孤幼

送趙大秀才序　辭旨淺鄙吾豈丐夫隸人哉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勁拔而未淳古

送薛存義之任序令我受其直　我字衍

以令天下多類此至勢不同也　此言豈可公傳道歟

此序詞稍偏激孟子雖發露猶自得其平也

送李渭赴京師序予嫉其不為是久矣　嫉字不穩凡有此者皆氣質之偏也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而子之伯仲至如少習然　稱之者亦有分寸

于是文行之違　違下有者字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如此文宜悉削去蔓得編集更少百篇則柳之道益光

四貢鄉里而後獲焉　昌黎再舉河東四貢

懐有美餌　餌下有者字

神文章　神作袖

吾欲抑而不歎二句　乃有此疲薾之句　此序皆流俗人之見顧視曹偶則遂以為可矣若退之輩何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文學移而從之　文學作又舉仕將晚矣　仕一作任觀下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句究當作仕

而慼其幼孤　幼孤作孤幼

再歲不就選至其可厚而理乎　柳猶有激而云蘇議事若此彌乖疎矣

是且不見隆　是字上有如字　按蘇子瞻議學校貢舉狀本此雖然易其科隆其實則俗加美焉道加廣焉

君子之論豈可限于一偏也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未克決而忘之也　決是決去之意

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二句　無可疑者理也不足信者數也其言進退無據

故君子之居易俟命　果哉末之難矣不為居易俟命者歎也　此篇可削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所謂先聲後實者至是豈

拙于為聲者歟　故謬其詞使有司無解于失士實之不辨則是驅天下而趨于聲也巧于聲而拙于實豈士端使然哉有司乃自致之

穀梁子曰五句　直斥其無目而託為自反之辭賴引穀梁子數句粗存鷹㣲　此篇詠啁之作要之輕薄作者不尚發端亦太尖

送辛生下第序略　發端見其過不在士中多平心之論絶私請而惟文之甲乙焉則二者之患去斯能為無

私爲守正焉耳郢乃不學而惟己之名是邀者也

吾甚憒焉　憒字過矣使辛生如是猶當有以平其心也憒不若惜字之穩

送從凡倜罷選歸江淮詩序　當時體殊凡近

遂命從姪立　從姪稱亦與經不合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從伏波將軍念從弟少游哀吾志大之語拓爲大章意味甚雋永

獨見謀在衆少言　下智字從少少言生下

後以智免歸　智免對不智觸罪

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　伏後

不謀道而道顯　道可以不謀而顯乎

抑又聞聖人之道至其可度哉　應道之至者仍望其

不以是終而相與振其祖宗之緒不誇不激情話可愛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勤而不忘斯可也四句　纔可

不可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連山倒垂至可謂無負矣

此等摹寫是唐人常語

愚溪詩序　詞意殊怨憤不遜然不露一迹

愚溪之上買小邱至為愚島　詩有八題先詳敘于此

皆山水之竒者　伏後案

夫水智者樂也　愚字對面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五句　愚字側面

溪雖莫利于世六句　轉出敘詩

以愚詞歌愚溪至莫我知也　愚字翻身出脫

婁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文甚秀拔而發端有不自貴重之病所學然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此永州文猶未能脫棄凡近

序飲貟小邱　貟作買

衆皆據石注視二句　間此二句在中間得情

序棊　晏元獻公題云此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如其第書之　第字生波　通篇少味

淩助教遂屋題詩序　為當時體而不犯俗句惟求仁而得四字尚嫌奢濶不倫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宗元常與韓安平遇于上京　韓豐弟泰字安平　通篇嚼蠟

送婁圖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無事為閒不死為生閒以心不以事生以道不以形

送易師楊君序　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此專為仲子陵施士丐之徒加砭

送徐從事北遊序抑處于遠至而至于是歟　從北遊起論

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　累累如貫珠

茍聞傳必得位至末　掉尾生色振起全篇之勢遂拔出俗下所見之外　李云起訖間架其源派亦與韓同而稍變其音節

送詩人廖有方序皆奇怪　上有其產二字為唐詩有大雅之道　當時目沈宋所變為唐詩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李云此篇卽退之所病者

黄鵠一去以下　結尾傷格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休上人　休上人豈得復在高僧之列人謂柳子于彼法最深宻者彼蓋感其張已而許之也

與竺乾鷲嶺角立相望而往解脫者　角立相望謂清凉山形似鷲嶺也然摩滕法蘭所對明帝文殊自佛法未入中國以前卽于此山攝化之語乃屬後人附會故

作者不取　潘云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通得入解脫

凡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脫其由名之解脫去

偉長德璉之述作　稱引不逾選學于唐格亦凡語也

此早年文不出唐格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不于其書而求之至況其

意乎　斯言也吾取以為陸王氏之徒砭焉

其土汪汪也　汪汪疑作汪衍一汪字

求道者多半天下　者字下有之字　此篇奥旨括于

送琛上人敘中

送僧浩初序而賤季札由余乎　季札由余用夏變夷者也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　不暇遠引與易之乾坤論語之本立道生猶有合否也

無夫婦父子　至不知韞玉也　此遁詞耳天下豈有外倫而能盡性者乎

且凡為其道者四句　所長止此何至去人倫無君父

以狥之哉然則柳子可謂昧于輕重者矣　此篇柳子極用意之作

送元暠師序　劉禹錫引不足以發之故重有此敘

送琛上人南遊序　彼敘之金陧底柱

送文郁師序　與送從弟謀文同趣借族兄弟以自抒胸臆

送元舉歸幽泉寺序　永州初變文體時刻削而不免局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語頗多凡俗

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　以輕先重施之作序是佳語

但于釋子殊無涉耳

監察使壁記　謹潔　永州以前文之至者

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敎焉　謂非必神之者是其識

有所偏于附之一言亦自相違反其失與措說同也

洎執役而衛者　役一作殳言衛則作殳為是

四門助敎廳壁記後魏太和中　太和元魏孝文帝時

也

貞元中王化既成　王化既成四字太無歸宿

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賀與歸則既見于文矣他不足稱由三子者始非文人清官則可以無書也

武功縣丞廳壁記凡以戰得爵至末　德宗以後神策軍士倚中官為暴横于畿赤結語微及之　前路官之有丞何必頻引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亦無敗句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更簡百餘字則筆力益高　起處先敘軍府所領之大所寄之重乃記攺作是堂縁起

以執秩拱稽　指軍

以譯言贄寶　指賔

合二使之重　二使豈可並論鳥獸雎盱亦不足以言賔也但欲對舉使文整贍亦嘗即押舶之名思其義乎

增德以來遠人　指賔

申威以修戎政　指軍

問工馬取十句　太丞襲前規

羽鱗貍牙之物二句　韓子引經惟在義理器數名物

則古今異制不苟務博

華元名大夫也四句　何乃引此

顧訪于金石　訪一作勸　此等文不可與送鄭權序

比猶是燕許之拔出者

邠寧進奏院記　燕許舊規亦閎壯可喜

以奉王制以下　鋪揚皆太煩惟忠惟敬以院至耶既

至矣後又云他政之末何也　此篇其半可削

興州江運記　在唐人中已足高步永州以後則超羣絶倫矣　尚覺拘跼

使中謁者來錫公命　平淮碑書監軍者不得已而存其實若中人錫命既乖典禮又無關係何以書為

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　而字上有退字

盛秋水潦窮冬雨雪　注一作水潦于秋雨雪于冬句法較堅硬疑公後所改

西門遺利四句　非溉田非塞決也所引二事未當
全義縣復北門記由道廢邪　注一作由是道以廢邪
上用推是此用由是文法相犯短幅不應有此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無味此當時輕浮套
數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　柳州諸記是真美故皆
如畫出此是粧點虛景苦乏生氣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茆亭記　英華作獨孤常州文

者近之

歲在辛卯　辛卯為元和六年柳子既振拔當時文體矣何當有是　前此辛卯為天寶十載至之有初晴抱琴登馬退山對酒望遠醉後作一篇詩中有王旅方伐叛虎臣皆被堅魯人著儒服甘就南山田之語于時方討南詔則此文亦出于至之有可徵也

于是手揮絲桐六句　語雜氣輕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公之居高以望遠　并收外之一

層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怒者虎鬬企者鳥厲　兩者字

並作若字

環行卒愕　行作顧

其上青壁斗絶六句　寫萬字有餘韻

敢頌休聲祝于明神　推開借父老輿頌見之始不俗

零陵三亭記　一有薛令作三字

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三句　不偏枯　按桂砦家洲

永新堂零陵三亭皆為説以發其端唐語林言淮西事
當直起者非柳子之論也
零陵郡復乳穴記　自韻
吾聞之曰　吾字作士字
道州毀鼻亭神記除穢革邪四句　從薛之治道州為
政大體發端已涵蓋下兩層
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二句　領下兩層為二叚與
起本　上句又見非有功德于此上　文謹嚴但亦是

常語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甘茂盟息壤　息當為滋息之意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今所謂東邱者也　者字下有奥之宜者四字

懼翦伐之及也　收上竹木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其照也逾寂二句　從覺照起論卻似收不轉

柳州復大雲寺記董之禮則頑柬之刑則逃　先王為

治百家皆所用是或一道也讀西域傳其效可見柳子至此信奉佛氏似少衰矣盖讀書久而少有悟也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文不高釋氏取與東海若篇表裏

永州鐵爐步志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任昉云吳楚間謂浦為步語之譌耳

則求位與徳于彼數語　筆亦膠繞不圓快

大者桀冒禹云云　此文直斥在上者徒建空名旨趣

既已偏宕求其警策則又無有何以存諸集中　按此

文似為以門地論相而發

遊黄溪記　發端既涉摸擬又未必果然也删此而直

以黄溪距永州治七十里起何如

有魚數尾　數字下有百字

有鳥赤者烏翼　者作首

始得西山宴遊記　中多寓言不惟寫物之工

傾壺而醉　帶出宴字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反呼始字

始指異之　虛領始字

然後知是山之特出　下有不與培塿為類六字

蒼然暮色三句　始字神理

心凝神釋　破惴慄

然後知向之未始遊二句　上句帶前一段下句正收

始字　李云羈憂中一得曠豁寫情景俱真

鈷鉧潭記盪擊益暴四句　寫出鈷鉧形貌　李云記

文只是情景字句均適最忌餘剩

鈷鉧潭西小邱記唐氏之棄地　棄地比遷客

則清泠之狀與目謀四句　四與謀字為遭字起本

心神二句寓已之可貴

爭買愈不可得　爭買下有者日增千金而六字

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茲邱猶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賀

也言表殊不自得耳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聞水聲如鳴佩環　水激石而成

聲一句中將下兩層都暗領

全石以為底　敘明石字先寫四面竹樹

潭中魚可百許頭六句　透出清洌

怡然不動　怡作佁

其岸勢犬牙差互二句　石岸差互故水流皆作斗折蛇行之勢為岸所蔽雖明滅可見莫窮其源也

袁家渴記皆永州幽麗其處也　其近刻作奇然恐均誤或是異字

謂水之支流者為渴　支一作反為是

每風自四山而下至大都如此　發明反流襯筆尤狀

出幽麗　李云末段言風處亦以興已

石渠記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李云名理　遠者虛谷

相應故此貌已靜彼聲轉遠也

石澗記道狹不可窮也　李云可窮便非佳山水

柳州東亭記　甚古

乃取館之北宇右至復其號　似古明堂制

則朝復其號　朝字下有夕字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在薄水南山石間　薄作潯

有右川東流入于潯水　右作支

北流潯水瀨下　流作沉

其上有穴至如器物甚衆　先敘山之所有

黑肌而赤脉三句　始敘山之所由名

在多秭歸　在疑作尤　此篇多擬山經

寄許京兆孟容書很忤貴近　謂中官

加以素畀賤至更造怨讟　此亦事理所有但素無善

行則異同之口得以實之人遂莫加憐耳

外連强暴失職者　謂韋皋

此皆丈人所見　見字上有聞字

消息于亡　于亡作存亡

不知辛酸節過　節過作節適

自古賢人才士以下二段　太叢散太模擬

范座騎危　座作痤

今以恇怯洪惄至愈踈濶矣　暗綰前後

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三句　是所以息謗讟者之猜

擺落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一面專以宗祀祈哀既為力

差易亦人人所必動心也

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　先提起此一層

雖不敢望歸掃塋域　顧先墓

退託先人之廬　顧田宅

就婚娶求息嗣　顧子息

與楊京兆憑書而其忠誠者　而字下有激字忠作中

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　符堅謂尹緯宰相才王

景略之儔非王猛抑緯為令史也

近世尤好此類二句　李云柳子自言得號為輕薄人

觀其謫後仍是此等議論据要津時可知

不益于世用　益字上有盡字

彼不足我而惎我哉　注引說文惎毒也按左傳楚人

惎之脫扃杜注惎教也

言而有是患二句　李云省筆

苟知之雖無有司至其必有施矣　安溪師云此皆子厚之所以敗而終始拳拳若此故知其為有心人也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　三段自為聯絡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二句　柳子置子政于第二流

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　文人作丈人

理不一斷以古書老生　自韓柳所見皆頗脫略先儒章句矣

令復得好官猶不辭讓　上云無有是念而此云云然豈謂量移善地為好官耶

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四句　李云四句詞甚晦大略言已自處且未能自免于常情之中如下歸鄉閭立家室託嗣續之類是也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語本表記

使有世嗣　使作所　李云世嗣謂已也　此篇敘情款不如與許書而所答薦舉文章二者卓犖可用之言

為多

與蕭翰林俛書乃岌岌而造其門哉　若作造其門則岌岌當為汲汲若作岌岌則又當云操其間

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過大收前一叚恩甚收不能塞衆人之怒以下一叚

居蠻夷中久一叚　其氣韻兼屈馬而有之

身被之目睹之至又非道也　筆筆旋折

朝夕謌謠使成文章　李云首言困卦處自命甚重終

之以作為謌謡文章蓋其本領只如此也然文采精麗之極

與李翰林建書　與致思謙書略同而稍碎

與顧十郎書以非乎人而售乎已　非乎人今所謂刺也

不意璅璅者復以病執事　似十郎又坐劉柳累者

與韓愈論史官書　按退之以是年撰進順宗實録舊史謂其説禁中事頗切直内官惡之往往于上前言其

不實然則與劉秀才書遜詞自晦其識遠矣當其下筆則詞直事核而仍不敢以褒貶自任名鬧致憎雖謂之中道可也

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至利其祿者也　文法從賈生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兩難化來

決必不沉沒　大字本作決必沉沒注重校一本必下有不字按韓與劉書云決不沉沒故反其詞耳今考異載柳書作決必沉沒朱子當日所見之本為無誤也

李云詞氣逼直以極其辨是子厚本色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竊自冠好遊邊上

三句　以下致太尉逸事皆破疑不得實之意

宜不苟過日時　顧力字

連遭瘴羸頓　瘴下有癘字

弟不能竟其業至末　答書當有規其志太銳而取困于世者以下言雖知其病終惟不得已又即從史遷句生下波折皆有源

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　傳信傳著以終得其實當即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李云所言者簭數一端籍之之意

然摘出學者讀書不謹而輕于立論之病可以推類警省

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　世得云孔疏云九過揲六過揲過猶遍也言揲之九遍六遍耳節用過揲二字未安

孔頴達等作正義論云　不遺等字何等謹細
君子之學五句　李云極得讀書之法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李云于與夢得及此兩書見盡
心經學若此後之綴文者動儗韓柳其于聖賢經傳蓋
無一卷成熟者根本蹶矣
知春秋之道久隱　上增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
友呂和叔輩言他義十九字
盡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　今但有微指亦不知復

有宗指也集注豈纂例之異名耶

于紀侯大去其國　此條竊于微指尚有疑焉太王之避狄猶可以立國也紀侯之義固當效死勿去耳然而春秋不責紀侯者其亦傷天下之無王乎

見聖人褒貶與奪三句　杜牧之曾襲此語

其言書荀息　此條今檢陸氏書不得

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　申生之死荀息立于朝而不能爭是其失耳若立奚齊不可責以奉君

之邪心也至于立卓子則謬甚卓非奚齊之母弟均之庶孽息不從奚齊以死則立君者將以定國也舍舉國屬望之重耳而奉童昏以臨之以啟再亂身亦不免焉經權兩謬聖人安得不貶之乎其與仇孔同辭者仇孔固亦有貶也為正卿執國命亂臣無所顧忌而無禮于君身預其禍若一匹夫謂聖人之猶有取焉然非鄭柳子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夫君弒賊不討者不書葬聖人于苟免者固不許其改得為人臣子履后土而戴

皇天矣庸待進息以甚之哉　立齊君命也立卓非君命也可以行權而不能計安國家息雖欲辭其罪不可得矣

今凡言䝱息　凡作凡

荅吴武陵論非國語書　清古　二書皆柳子得意者雖無所有然極反覆馳驟之態也

與吕恭論墓中石書又得部中盧墓父者　作父墓又二十年來三句　多閲則識真

怪而掘其土　而字上有擢字

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　李云封股廬墓韓柳文譏之然廬墓與封股又自别

聖人有制度以下　不减左氏内外傳之文

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二句　李云極是

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三句　李云何其篤厚　意本漢書王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及張敞論神爵事所云

務自增加澆浮散朴諸語之意　李云一小事而能見

其大者訓辭尤深厚

與友人論為文書非謂比興之不足六句　世得云此文所云得之蓋老蘇所云天之所與者其云比興恢拓四語則人工雖至而非天之所與者也得之難者天也知之難者人也

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二句　帶上一層

況乎未甚聞者哉　聞字下有著字　李云盡歷代文章作者傳者之弊而隱寓其所為卓然自信者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二句

管子說見海王篇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饒州作連州

則油然而清二句　言其粹

其竅滑以夷二句　言其美

凡為此也　以下若即接是故經中云云斯最善矣

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以下兩段乃因其徵引之多

而極其辨以折之不知其為羨言侈論有傷文格豈其

踔厲風發之故習不能以自制歟

則不必服　則字上有連字

姑務人而夸辨博　務字下有勝字

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行則若帶纆索八句　亦何至

此汲汲無歡宜不永年矣

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　由作猶

獲是而中　中作終

視人之害若利　言不以動于心非因人之害以為已

利

昧昧而趨至高明之圖哉　為韻語甚古

與李睦州服氣書貌加老而心少歡諭　諭作愉

若古之强大諸侯然至進次于城下　若此張皇則是

借以發其文非為睦州效忠也

令使號于天下曰至固小子之所懔懔也　與前幅一

一廻環呼應但不應徒爾詞費使人厭其寡效爾古文

與詞賦派别判焉栁子所以馳驟縱横若是反減其工

者敝在必合屈馬而一之詞勝氣溢乖自然之節也

與楊誨之第二書　多有不足縷縷致辨者而亦毛舉不已所謂道不足而强有言也

不過其勤讀書　過字下有欲字

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　世得云自此至為偽乎為佞乎是一段稱古昔聖賢以詩楊之失然細分之又有兩層自書之言至不為也非不能也為首層對楊欲任性率真而不能勉强立論自凡吾之致書為說車至

如是而心反不愧耻為次層對揚以己之失為非聖道立論而結之曰偽乎佞乎偽結首層佞結次層

若果以聖與我異類至聖人不足重也　此一層從孟子中來非無實之辨

今子又以行險為車之罪　世得云自此至此甚未可也是一段言涉世之道以諍揚之失車不得不行險譬人不能不涉世也然細分之亦有二層上層辨甘羅終軍是一種入世法下層引嵇康阮籍又是一種入世法

要之均非中道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　世得云自此至而惡之也一段又就楊身上寛一步說收前二段意楊之所惡在佞前言僞乎佞乎其肯亦歸於辨佞也故此單收佞

非特于可進也四句　又云可進可退顧上出世一段意

吾年十七求進士　自此至幸甚一段又就自己身上說法狂踈輕薄兩意又分照上二段

日思推其形　暗照縱心意

旦暮走謁于大官堂下　暗照出世意

益知出于世者之難自任也　總收

今因道人行　此道人當是道州人非浮屠

荅貢士沈起書幾于萬一用以萬報也　下萬字作為

此早年最畀淺之作宜削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為得重賂

此即上所謂羣小之慍轉因水火之孽而得光明也

宥而彰之　宥猶助也

顏曾之養三句　收得密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乃知欲煩陽公四

句　婉轉

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至可無愧矣　此段應陶醇

煦懿熙然大洽二句言外亦見化百數人不為功坐一

人即致累恐失平也

陽公有博厚恢宏之德　以下皆所自欲論列者借與

諸生書發之先明其無罪下則所謂大體此以解德宗胸中之惑下又見詔命雖優無以解于棄賢也故少佐筆端耳　諸生之留陽公意誠善而不長于措詞柳子蓋出此以佐之

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　顧元禮叔夜事　此文削其半則及于古矣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僕自卜固無取五句　筆善折故常語皆遒峻然不應若是之費墨也吾以為柳子之未

遠于六代者以此

然雪與日豈有過哉二句　李云詞無涵蓄至此

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二句　此等語亦何味但覺其尖薄耳

古者重冠禮至大類此　李云繁稱瑣引子家修詞之一累惟昌黎能免是矣

故吾每為文章至而以為之文也　李云文章根本之病作文精微之要盡于此矣

抑之欲其奥二句　對輕

疎之欲其通二句　對怠

激而發之欲其清　對昏

固而存之欲其重　對矜

本之書以求其質　言實事也　質者道德之本言其大體

本之詩以求其恒　言常理也　恒者性情之常言其細微

本之禮以求其宜　節文之中
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是非之辨
本之易以求其動　變通之道　按未嘗敢以輕心掉之八句以心氣言之此存乎文之先者也下六句乃即臨文言之抑揚二句謂命意也踈廉二句謂布勢也發存二句謂鍊格也此于逐句反復先後尤當彼此相成斯爲意不浮爲勢不窘爲格不澁也
有餘以告焉　餘作餘

無招越蜀吠怪　此等收法亦有迹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少作殊無條理

古之道至子皮是也　所引濶誕無當

是誠難矣　非其難也事至微淺故美不歸

答嚴厚輿論師道書仲尼可學不可為也　不可為言

不可以居之不疑

馬融鄭元者至僕幸非其人　如馬鄭者恐終唐之代

不可見柳子謂其不少亦非也乃云幸非其人語尤浮

薄　此作自然古雅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其教也雖若是　上三字誤以注入行

前已畢秀才可為成人　畢作必

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　子厚亦斷然以孟子為經

異日討也　討字下有可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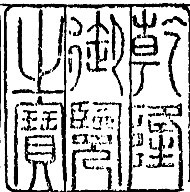
道苟成則慤然爾六句　似揚子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若退之之才過僕數

等　過僕數等即謂下子雲之徒也
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　作四賦
事以固當　無以字　李云柳子于文用力深故善品
題古人及當世高下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秀折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少作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是時不可遇　時疑作特
人居相位　人作入　此篇前仿國策結參漢體　李

云此文格調似韓子固知當日切𥗝相資同工異曲也

按此與應科目日與人書貌似而命意殊不如韓之工用筆亦煩簡紆徑差異韓作于少年柳作于晚歲以一文論則韓果數倍矣求諸全集可也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七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河東集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啟　再名而復擠之特以劉遇其長尤無狀故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

蜀才自子昂之後當數符厚之

王吏部以清議自任　吏部當是王仲舒宏中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啟疊足𢹂翼　𢹂作搨

是以有前日之拜

是以有今兹之問　按雲麓漫鈔云唐之舉人先籍當

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試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

投謂之温卷所謂前日之拜今兹之問指是也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啟庶幾其文猶或傳于世　自知

之明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啟畧奉游宴四句　畧見

為文苦心并知韓子于滕王閣所以但記新修歐公作

有美堂記不得已而出于蹈虚也

禮部賀冊尊號表理歷凝命以下　此賀尊號凖格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此皆宗社啟祐皇心　宗社下有

乖祚二字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中間歴敘赦條為賀

御史臺賀嘉禾表靈岳不愆于賛祐　切幽州

禮部賀甘露表　本色正佳

畏景轉炎二句　見降未止意

禮部賀白龍等表疊瑞重祥二句　以西内為主

敷彼青光　青作清

遠通邊徼　總束

知人之溥洽　人字下有和字

禮部賀白鵲表伏奉進旨　旨作止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字字體要玩諷彌佳

柳州賀破東平表五兵永戢二句　東上生下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使表山川備臨制之形二句　有骨

為樊左丞讓官表儻蒙垂收紫涣　紫涣乃不成語應作紫泥

代裴中丞謝討黄少卿賊表志慕孟公二句　孟之側軍敗而殿何以引用

為劉同州謝上表　不似公文亦殊質健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故材舊壞　材疑作村

代韋永州謝上表　此應用文字兼備論事之體

謝除柳州刺史表　無一字不妙深婉悽壯可謂兼之

早以文律二句　言屈之久

臣以不慎交遊二句　言過之輕

為楊河南謝設表宴飲斯及　飲作飫

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句句佳王詩柳表足以相當

謝賜時服表荏苒星紀　貼時服

不循彝典　下疑脫一句

為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得體在質　按令制但米五石布十疋折銀八兩

為薛中丞淅東奏五色雲狀紛紛郁郁　四字上有遂使二字

讓監察御史狀　此狀可為李賀當舉進士之一證

以幼年逮事王父　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准禮二名不偏諱　廖氏九經總例云舊杭本作不徧諱　偏當作徧

柳州上本府狀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　又申此語明已非用邀名動之以必從

輕賜塵黷　賜作肆

為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猶並盧王

還師已期于席上　王言解明王之道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纖縞當强弩之初　翻新用事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當伊尹無恥之辰　無字未穩

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狀鼠無夜動二句　恰分貼齊魯所以獨工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黄賊狀合巠脆以為强　潘云巠當作𨒌七戈切選𨒌質𨒌脆廣雅曰𨒌亦脆也

為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　一本作上宰相狀

未遂執珪之願　執珪用曹王語

為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勝奏狀

為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　此等一字不遺有所未喻

祭楊憑詹事文莫成子姓　楊氏無子故云

祭穆質給事文　起四句涵蓋穆之兄弟及其先公與子厚所遺言之

其廢自久　自作日

祭呂衡州温文二事相期　期作勘

豈為鳳為麟二句　柳子亦自道云爾寓其神栖其魄則今所傳之文章也

祭李中丞文　王播等八人者惟馮邈無聞焉可謂極一時之妙選矣所云慎擇寮吏必薪之楚者真無愧詞惜乎失其名也

為韋京兆祭杜河中文　可削

為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可削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可削

南州斗酒　南州用徐孺子祭黄瓊事

哭張後餘詞然而不顯　而作猶

吾謂善與惡至無取喜怒於其中　仍是天説之意然

較渾融

道之出者多　重較本作道之出其離焉者固多

然後餘不與謟冐者同貴　謟與慆同　後系以詞纒

綿激壯

舜廟祈晴文　未見大手然非俗韻

祭井文　似過于工妙然未易與俗人道也

禜門文敬用瓢齊　齊音咨

祭六伯母文懿彼賢女　懿作粲臨邛令三女作粲

早歲文情詞兼爾款至

祭獨孤氏丈母文　友之母稱丈母

祭崔氏外甥女文甥于我氏　甥一作生

雖云惟性　惟性作性善

敷暢浩通　浩作洽

賞期振耀　賞作實

宜福其遭　遭作豐

祭外甥崔駢文惟俎及壺　謂身不得俱也

以下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懐感時書事奉寄澧州云云

發端三聯統謂與張劉投分之切故下云繼韛天禄

文許後生誇　子厚弱冠升名遽呼未遇者為後生毋

乃器識之淺歟

殊音辨馬檛　馬檛疑亦蠻中事當更考之

同病憂能老　同病謂劉

宏農公以碩德偉材屈于誣枉云云　比前詩尤工字

字鎔冶經史無半點草料

璧非真盜客一聯　夷簡奏憑前在江西日贓罪故先

着此一聯

獨棄傖人國以下　子厚自述

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 發端直貫注銷魂弔影一聯

酬婁秀才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見寄夢繞羽人邱 謂婁將入道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起二句暗藏風字

積霧杳難及一聯 起遠字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妄迹世所逐 妄跡其達摩所謂有為法乎

日出霧露餘一聯　日來霧去青松如沐即去妄迹而取真源也故下云澹然有悟

贈江華長老風窗疎竹響二句　借竹風松露喻老僧之真寂也

古東門行赤丸夜語飛電光　赤丸暗寓武氏

魏王臥内藏兵符　言元衡既主用兵又不能驅駕諸將師老于外變作于内懐慙入地深笑其智小謀大也

子西掩袂真無辜　真無辜言豈真無辜耶

敵國舟中非所擬　非所擬謂非平生排斥之人忽出所備之外也

絶臏斷骨鄃下補　下一作可然下字較勝言如何下手也重校下一作暇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云云閒同遲客心　謝康樂南樓中望所遲客詩見文選中其詩乃孟夏作此句用事最深密

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

重校吕本有因以奉呈四字按四字當有末二句乃呈劉也

善謔驛和劉夢得酧淳于先生　發端自比當日遠貶之久忽遇詔追也

同劉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元微之有哭吕衡州詩六首

九原猶寄若堂封　杜哭王彭州掄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同此意也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别翁仲遺墟草樹平　沈佺期渡南海入龍編詩尉佗曾馭國翁仲久遊泉亦以翁仲為嶺外事但檢之不得其原　皇甫録近峰聞畧云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三丈二尺氣質端勇事秦始皇守臨洮聲振匈奴秦範其像置司馬門外匈奴使來見之猶以為生惜不載所出何書　出桂陽下湟水正連州地題云分路則翁仲句乃適柳之路也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吳喬云中四句皆寓

比意驚風密雨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亂颭斜侵則

傾倒中傷之狀嶺樹句喻君門之遠江流句喻臣心之

苦皆逐臣憂思煩亂之詞

得廬衡州書因以詩寄蒹葭淅瀝含秋霧一聯　霧鼓

吹作雨秋雨即蒹葭之聲夕陽即橘柚之色也細按之

作霧爲是乃嶺外風景遇霧多見日晚也

非是白蘋洲畔客二句　注中當并引洞庭有歸客瀟

湘逢故人二句落句乃顯

嶺南江行山腹雨晴添象迹　近峯聞畧廣西象州雨後山中過成象迹而實非有象也

柳州峒氓　後四句言歴歳踰時漸安夷俗竊衣食以全性命顧終已不名亦將老為峒氓無復結綬彈冠之望也

欲投章甫作文身　言吾當遂以居夷老矣豈復計其不可親乎首尾反覆呼應語不多而哀怨已至

别舍弟宗一　一身去國六千里　通典柳州龍城郡去

西京五千四百七里

欲知此後相思夢二句　韓非子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得相見敏便于夢中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落句正用其意承五六來言柳州夢亦不能到也註指荆郢為宗一將遊之處非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臨池尋已厭家雞　盧攜言劉柳並學書於皇甫閱柳為升堂劉為及門宜有家雞之戲

附劉夢得酬家雞之贈柳家新樣元和脚　註言元和間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按趙璘因話録云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于章草為時所珍湖湘以南童穉悉學其書頗有能者長慶以來柳尚書公權又以博聞彊識工書不離近侍柳氏言書者近世有此二人是子厚先擅書名于元和之證且未有乞書于子厚而反稱公權者也註非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滋味還堪養老夫　結句正見

北歸無復望矣悲咽以詣傳之

遊朝陽岩遂登西亭二十韵羈貫去江介　天寶之亂柳氏舉族如吳柳子之父為宣城令者四年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升高欲自館　館作舒

南澗中題秋氣集南澗　萬感俱集忽不自禁發端有力羈禽響幽谷一聯　似緣上風字直書即目其實乃興中之比也羈禽哀鳴者友聲不可求而斷遷喬之望也起下懷人句寒藻獨舞者潛魚不能依而乖得性

之樂也起下去國句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釋志東臯耕　釋土解也詩云其耕釋釋箋云耕之則釋釋然解散

與崔策登西山鶴鳴楚山靜　鶴夜半而警露此句是不眠待曉即隱憂倦永夜之意尤不露骨也

覺衰是時春向暮至商頌有遺音　旨趣在此蓋感十年不名也

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神明固浩浩　神明謂君心

也

暮景迴西岑　轉出夜還

木落寒山靜一聯　大謝詩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入門守拘縶以下　敘志

五辟咸肆宥　五作三

所懼齊焄蕉　蕉與蒿同義禮記祭義注蒿或作蕉

韋道安淮水秋風生　秋風生暗用風從虎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不减陳思贈白馬之作

世義安可支　義作議

韋使君黄溪祈雨見名從行至祠下口號遥駐野人居

遥駐二字已暗括見名從行

肹蠁亚言報　選注肹蠁蚑類言大福之興如此蟲群飛而多　此詩天然自工政使極意彫飾竟莫加也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蒔藥閒庭延國老　國老比中丞

開尊虚室值賢人　賢人則謙言已非清流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　三四工在次第如畫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花開日日雉背飛　戲之也　公暗以長老自比

茆簷下始栽竹日遠棄幽期　棄作契

種仙靈毗門有野田吏　吏疑更列子有田更商邱開之文即叟字分書也

幸及兒女奔　結少味

種白蘘荷庶氏有嘉草　庶讀如藥煑之煑

攻禬事久泯　禬讀如潰癰之潰並見鄭康成說

戲題階前芍藥顧致溱洧贈二句　陳思王詩南國有

佳人華容若桃李　結句雖戲亦楚詞以美人為君子

之旨也

自衡陽移桂十餘本植零陵所住精舍路遠清涼宮

路迻一作遠植

一雨悟無學　雨悟一作悟雨

淨土堂淪溺窮苦源　淪溺一作論極

華堂開淨域　華堂一作龍華

零陵早春　邵武本作春懷故園

田家盡輸助徭役　徭役一作淫侈此不知詩意之婉者也

聊就空自眠　自一作舍

東鄉後祖期四句　車陷泥澤非敢後期而遽遭鞭朴故曰少推恕也

古道饒蒺藜二語　即含迷去住三字

行路難披霄決漢出沆漭　決疑抉
啾啾飲食滴與粒　啾啾作啾嘍
工命採斫杙與椽　杙與作戕為
桃笙葵扇安可當　當合作常
讀書　詩亦無窮起伏
感遇鴻鵠去不返二句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高祖楚
詞之詞句吳則泰伯也
九鼓驚奇音　九鼓謂元帝材定陶也

東海久搖蕩　謂東海王疆

南風已駸駸　南風烈烈吹黃沙賈妃謠也

居貧捐千金　居貧用子楚事

咏史誰顧蠢蠕群　此句怨而怒矣樂生報書自温厚也　此詩以燕惠王比憲宗然以此稱樂生自為工也

下三良篇亦有指斥

詠荆軻長虹吐白日　用事變換

秦皇本詐力以下　又即荆軻必欲生刼之以報太子

之意與上臨事竟趦趄一層反覆呼應言所患不在無勇而反失太子燕秦不兩立之本謀則短於計而失諸愚也

省試觀慶雲圖詩設色初成象　在天成象破圖字即含卿雲

高標連汗漫二句　空濶

裂素榮光發　圖字不畧

以下非國語

不耤篇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至不勸而勸矣

若曰存其禮而又能推行是政則誠善矣耤田猶不能躬親則時使節用者其又何望焉栁子立論大抵欲快一時之見伸一夫之說而不究其源流者也

穀洛門篇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四句　恐懼修省以圖其本而無廢水土之政焉則庶乎不墜于一偏矣

問戰長勺之役篇　此條乃非一偏之論先儒譏之者畧于知戰之本一語耳

卜獻公卜伐驪戎篇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

易洪範之言柳子固甞誦之矣何立論之易也

狐突篇以親則外王父也　據左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為舅氏特以母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固非突之女也柳子乃以突為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

荀息篇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　春秋之情不外乎文也

逐欒盈篇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　其王父非其父也

新聲篇苟説新味亦將畢矛　新味之云淺陋不足陳外集

披沙揀金賦　合觀迎長日記里鼓三賦皆當時格其中警句尚勝香山也

幽以即明　上增將去二字

既堅且好　作實既堅而且好

翻混混之濁質　混混作渾渾

𣡽𦵈星繁　𦵈是若字之訛

而歧昌即詠　歧昌作祈招

迎長日賦期廢疾而匪徐　廢疾作匪疾

故可以知上下之際　際字上有分字

浮光于俎豆　光字上有晨字

則無為者委照將久　無為作無違

記里鼓賦　宋書禮志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

三泰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舊書憲宗紀元和十年十二月庚申新造指南車記里鼓

河間傳可使奚官先壁道　壁道宜作辟道

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名鬼祝詛　漢書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豈其公主耶

箏郭師墓誌　此文featured得遺書稱嘆不知何以在外集中

運掌擘　潘云擘爲貫切與腕同玉篇作擘

屈折愉繹　屈一作抑

學者無能知　知作如

曰猶鼓音四五行　曰作日

趙秀才群墓誌嬰臼死信孤乃立　伏追初

嗟然秀才何汲汲　伏憫夭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文爲遷客發不爲馬作也

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第二表兼前代之軌模　軌

作規

第三表祝融讀三皇　讀作續

今者君臣周德　周作同

廢而不續　續作纘

第四表以廢先君之典則若專焉　則作刑

必惟思而内省　惟作懼

以要天地祖宗　要字不當義理

第五表固以遇三代之文　遇作寓

以陛下之詔　以字下有違字

第六表陛下敎導道備　導作尊

昔漢宣帝謂元帝曰四句　雖據祖宗舊典然出之臣下似倨矣

何以知宗廟之復　復字上有興字

恨恨而不自安　恨當作悢

為裴令公舉柳冕表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　或作忠肅明允或作明允忠肅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不自妖孽　自作有

恃東秦十二之險二句　承作威

竊據一方二句　承專祿

朝宗之地二句　承海

封祀之山二句　承岳

餘孽滔天　承父祖

遂使云亭有主二句　承封祀

遼海無虞二句　承朝宗

縱捨有感心之化　包括劉悟事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一作狀在前集

答鄭員外賀啟　似非全篇　收處重校一本有伏惟

同增慰慶六字

答諸州賀啟　重校有勞致書問悚息增深八字

康熙丙戌新秋假外弟吳子誠所收宋槧大字本柳先生文集粗校一過緣失序文目錄不知出于何人其字畫乃乾淳以前書也此本合非國語上下二卷共編為

四十五卷而外集二卷附焉疑祖四明本等郭師墓誌註中已載胥山沈氏則非沈晦本矣雖闕十之二然近代所祖刋本皆莫及也毛斧季云宋本李杜韓柳集李柳兩家最少予亦幸而偶見之耳香案小吏何焯記

陳氏書錄曰姑蘇鄭定刋于嘉興以諸家所注輯為一編曰章曰孫曰張曰董氏而皆不注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此本疑即鄭所刋云焯又記　跋明刻小字板

癸巳八月借義門師明刻小字本柳集校過下注一刻云云即此本所異同也其本無龍城録師云此是後人偽作并無集傳等篇其注簡而當與此大異故注中錯字尚未及改惟詩得先生所藏宋刻殘本校過是刻即飜此本而注中某曰某曰都削去幾使文理不順矣

右附石湖張進跋

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七